



特约评论员
胡欣红

在奥运赛场上,她得到的是块银牌,但可以说,这块银牌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金牌。

为救男童而拍卖,这块奥运银牌超过金牌

东京奥运会已经结束,但有关奥运奖牌的故事还在延续。

据报道,波兰标枪名将玛利亚·安德烈恰克,为了给一名儿童的心脏手术筹集资金,决定将自己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获得的银牌拍卖。波兰便利店Zabka得知后,以12.5万美元(约合81万元人民币)拍下,而鉴于安德烈恰克的感人善举,Zabka决定让奖牌继续留在安德烈恰克身边。

对于运动员来说,能够参加奥运会并夺得奖牌,在奥运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,是他们奋斗的动力。奥运奖牌是无数汗水的结晶,有着重大的意义,绝不是用钱可以衡量的。不少运动员曾明确表

示,无论给多少钱都不会卖掉自己的奖牌。

在这种情况下,为了慈善筹款而拍卖奥运奖牌,令人感动。

奥运会之所以举世瞩目,是因为它不仅有着世界顶尖的体育竞技,还包含着代表人类共同追求的奥运精神。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复兴以来,奥运精神经历了从挑战自我、追求人的身心协调和全面发展到追求运动竞技的人性化、人类文化的多元和谐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的历史演变。奥林匹克宪章中说,“奥林匹克主义是将身心和精神方面的各种品质均衡地结合起来,并使之得到提高的一种人生哲学”。如今,奥运精神更是从“更快、更高、更强”

的追求,增加了“更团结”的人类友爱的时代追求。

奥运精神不仅体现在赛场上,也溢到赛场之外。安德烈恰克在顽强拼搏获得奖牌后,没有居功自傲,而是用它再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。她说:“获得奖牌时我已经追求到了想要的意义,现在它对我来说只是一块奖牌,但对于其他需要帮助的人来说有更大的价值,用它来救人一命比放在陈列柜里要好千万倍。”

她的善举引发了爱的互动和传递。在她的带动下,众人已为那名儿童的心脏手术筹集了45万美元。在奥运赛场上,她得到的是块银牌,但可以说,这块银牌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金牌。



本报评论员
项向荣

更加令人担忧的是,当“丑”成功变现,就会有更多人以“丑”来博取关注。

不是高质量而是毒流量,别让扮丑成功变现

最近,网络上出现了一个油头粉面的“人类高质量男性”,他称自己身高185公分,拥有高智商和良好的身体素质,还有留学经历以及国外工作经验,重点是不差钱。他靠着奇异的妆容、油腻的语调,以及不大协调的搞笑动作,火爆网络。而他的招牌动作,连很多明星都争相模仿。

8月19日下午,微博方面称,前期审核把关不严,现已将徐勤根账号的V+会员功能关闭。同时徐勤根的个人公号也被关闭。

人们去看这个“人类高质量男性”,当然不是真的欣赏他的“高质量”,更多的是出于一种猎奇心理。所谓“人类高质量男性”不过是一种自嘲式卖萌,并通过扮丑、雷语来达到吸引粉丝、变现流量的目的。

多年来,一直有人以扮丑、雷人雷语走红网络,从早期的芙蓉姐姐、凤姐,再到如今的“人类高质量男性”,都是同样的套路。在靠丑出名并积累大量粉丝后,借势收割,兑现流量,从而实现商业利益。

按理说,具有正常审美观的人不会对这样的扮相产生好感,有那么多人去围观这类网红,只不过是图个乐子,当作看小丑罢了。但奇特的是,一些商家和平台竟跟风而动,和一些扮丑网红开展商业广告合作、在线直播等,借此炒作大赚一笔。

显然,这些商家和平台所看中的,无非是扮丑带来的流量。但是,蹭这种低俗的热点,真的会给企业带来长远的利益吗?答案是不辩自明的。

更加令人担忧的是,当“丑”成功变

现,就会有更多人以“丑”来博取关注。为追求更多流量,他们会更油腻、更猎奇、更招摇,一些短视频平台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现象。

这种流量变现的模式已渐渐套路化,成本低、收益大,不少人跟风效仿,为了出名不惜自毁形象,发表雷人雷语,成了网上特有的“审丑流量”。虽然互联网包容广阔,但长此以往,一定不利于互联网的健康发展,还会污染人们的三观。如果不加以遏制,会形成恶性循环,引来更多人效仿。

因此,对于那些不健康的扮丑现象,平台应该履行社会责任,限制其流量变现渠道。就我们普通人来说,对付它的最好方法,就是不关注、不点赞、不转发,和它拜拜。



本报评论员
高路

只要现在这个学校存在一天,就要着力解决留守儿童的现实困难和家庭的后顾之忧,让留守儿童的父母放心。

百年小学是去是留,都不能影响朗朗书声

和中国许多乡村小学一样,始建于1905年的浙江诸暨东白湖镇斯民小学,随着斯宅村适龄儿童跟随外出务工的父母逐渐离开村庄,生源日益萎缩。目前全校六个年级共有学生64名,一年级只有8人。

据央视报道,去年暑假前,当获知新学期一年级本村只有三名孩子报名时,斯民小学的老师想了很多办法,希望能够留住他们的学校。斯民小学把招生范围扩大到整个诸暨的想法,获得了诸暨市教体局的大力支持。去年秋天,有14名家在诸暨的孩子来到斯民小学,全部住校。

一个很漂亮的山村,一所很漂亮的学校,缕缕书香传承百年,如果无法继续下去,的确是件令人遗憾的事。

仍然坚守在岗位的老师,对学生和学校充满不舍和眷恋,他们与当地村民和孩子们结成了深厚的情谊,这份感情不是那

么容易抛却的。志愿者们为了留住学校而默默奉献着,同样令人动容。

事实上,类似的去与留选择,不是斯民小学才有,而是全国不少农村小学面临的共性问题。村小的萎缩是和城市化进程同步的,这是时代前进中伴随的现象,不能归错于谁,更不用有愧疚心理。新旧交替,必然有所取舍,能留是好事,去了也未必是坏事。

斯民小学能留住自然好,孩子们能在家门口上学,不用跑那么远去上学,不用早起,不用住校。且它承载着厚重的历史,承载着村民们深深的情感。

留不住也未必是坏事。设施落后,学生太少,显然不利于教育资源的优化。对学生而言,它不会是最好的选择。若它被撤并到更大学校,则小伙伴们也会多一些,教育资源也能更丰富一些。

所以,给斯民小学选项不妨多一

点,多听听老师、孩子和村民的意见。当地教育部门已经给出试点方案,允许其在全市范围内招生,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尝试,那么不妨观察一下效果,再下结论,大可不必着急。若试点结果仍生源稀少,就应该坚决撤并,以便教育资源更加优化。

不管最后是去还是留,只要现在这个学校存在一天,师资力量和教育经费的投入就不能含糊,对孩子们的教学就不能马虎。只要现在这个学校存在一天,就要着力解决留守儿童的现实困难和家庭的后顾之忧,让留守儿童的父母放心。



扫一扫
一起来评论